

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

李霖泰

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



李蔚瑶

李蔚瑶 编著
张琨 标音
和才 读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/李霖灿编著. - 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2001.7
ISBN 7-5367-2126-9

I. 纳… II. 李… III. ①纳西语-象形文字-字典②纳西语-标音文字-字典
IV. H257.2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276 号

责任编辑: 郑卫东
封面设计: 宋 坚
责任印制: 马 伟

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

李霖灿 编著
和 才 读字
张 琨 标音

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
(昆明市大观路 94 号)
云南民族印刷厂印装

开本: 889 × 1194 1/16 印张: 39.5 字数: 1000 千
2001 年 8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0001 - 3000 定价: 168.00 元

ISBN 7-5367-2126-9/H·91

出版缘起

《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》在云南出版，一直受到李霖灿先生的关怀，1999年3月委托长子李在其先生飞抵昆明，商谈出版事宜，决定授权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简体汉字版，李老还选定了封面初稿，詎料先生子当年6月29日不幸去世，本书却成了最好的纪念。

(一)

李霖灿于1913年11月28日生子河南辉县，年轻时先在河南第一师范读书，后深造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。抗战爆发，学校内迁西南。1939年6月，他到丽江作边地艺术考察，因面对有浓厚的图画意味的纳西族象形文字发生了兴趣。8月返昆明，11月又来丽江，一西以卖画为生，一西开始致力于《东巴经》翻译工作。1940年9月，他得到当时教育部对“麽些文字研究”的补助费，条件转优。次年他又受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聘任，专门从事搜集、调查和研究《东巴经》。

1942年初，李霖灿由丽江渡江到中甸白地，在那里遇见了鲁甸东巴杨学才。杨兼通汉语，成了他的得力助手。两个月后，李霖灿准备北行追溯纳西族迁徙路线，杨有家室之累，不能相随，就推荐其表弟和才结伴西行。于是他们北出东坝、洛吉，绕过金沙江大湾，东至永宁，在泸沽湖碰见了美国学者洛克，洛克向李展示了其对纳西族研究的著述。过后，李、

和又折北而行，考察木里和无量河谷俄亚一带。8月返丽江，稍事休息，又循金沙江而上，从丽江鲁甸至维西，回归路上在阿时主（今鲁甸乡新主村）大东巴和文质家住了8个月，据称“翻译了重要经典，并把全部经典作了提要”。

1943年5月，李霖灿回到丽江，住在幽静的玉峰寺整理材料，绘制了纳西族迁徙路线图。9月，他奉命回川汇报，于是带着和才，经宁蒍、盐源、西昌，11月到达当时博物院所在地四川省南溪县李庄。

李霖灿在纳西族地区搜集到了东巴经书1231册，开始了刻苦的研究阶段。在和才和语言学家张琨帮助下，于1944年编印出版了《麽些（纳西）象形文字字典》，次年又出版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》。

抗战胜利后，博物院迁回南京。1949年，李霖灿到了台湾，主要从事美术史的研究工作，写有《中国美术史稿》、《中国名画研究》、《中国画史研究论集》、《南诏大理国新资料的综合研究》、《国宝赴美展览日记》、《中国山水画皴法苔点之研究》等书，建树颇多。他曾任台湾“故宫博物院”副院长，但对纳西族东巴文化仍然爱不释手，屡有佳作问世。1957年，出版了编写于1946年的《麽些经典译注六种》，他还曾应美国国务院之邀，赴美为国会图书馆整理该馆所藏的东巴经书，1958年撰有《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的麽些经典》。

1977年在台湾出版的《麽些经典译注九种》，是李霖灿封手之作。在其总序中，还深情地寄厚望于后人，解决其未了的几个问题。他还念念不忘曾经朝夕相处的纳西族父老，他说：我对“美丽的玉龙大雪山情有深眷”，希望我的著作“都能为丽江父老和大雪山灵所喜。我爱这里的一切，不但时时思念，他日化去，我的精灵魂魄亦必定会萦回栖憩于斯，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我最美丽的年轻时光。”70年代末他辗转致函方国瑜、周汝

诚两先生，探问早年在丽江共事的纳西族朋友。80年代以来，他还与周凡、郭大烈、和钟华、和少英、杨福泉、和中孚和孙炯等先生有较多的书信来往。1994年被丽江纳西族自治县授予“荣誉公民”称号，他一直想重游故地，只因年老多病，未能成行，终成憾事。2001年春，丽江市政府在玉龙山麓修建了“李霖灿衣冠冢”，圆了其灵魂“萦回栖憩于斯”之梦。

(二)

李霖灿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、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虽然过去了50多年，但它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东巴文化研究基础之作。

一、体例完善，材料丰富，释读准确

在40年代，杨仲鸿编的《麽些文多巴文及哥巴字汉译字典》和方国瑜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都没有出版，而巴克《麽些研究》中搜集了300多个象形文字，号称“字典”，但其“只凭辗转翻译，故所记录多错误”（方国瑜《纳西象形文字谱·绪论》）。所以，李霖灿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和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》的出版，可称独步一时，当时在学术界影响很大。闻宥说：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“取材之富，实为已往所未有，每字下之音读，精确可信”（《燕京学报》第30期，1946年6月）。

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共208页，8开本，书前有李济、董作宾的序及作者自序，书后附有音标和汉字（词）笔划索引，正文分为天文、地理、人文、人体、鸟、兽、植物、用具、饮食、衣饰、武器、建筑数目动作、“若咯”字、“古宗”字、宗教、鬼怪、东巴龙王、神等18类，共2120个字，收的字比较广泛，包括个别地区或个别支系中“土字”都兼收并蓄，足供比较研究；同时读音者是纳西族东巴和才，国际音标注音者是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的高足张琨，所以可称准确可靠；解释也比较详尽，并附注

其异体字或简写法，以及假借字，用心可谓良苦。

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》共 108 页，书前有序，正文按音韵系统排列，共收 2334 个字（符号），书后附录有依照字形笔划排列的索引。李霖灿把标音字形分为黑点、弯钩、斜道、竖道、圆圈、不规则弯曲线、横平、卷扭、两点、人字形、十字、三点、三角形、方框和其他 15 类，最后是最常见最常用的音字简表，共 347 字，内有异体字 104 个字，其中 17 个字有分音调的趋势。李在序中指出，音字无疑对形字来说是“划时代进步”，但仍然未十分完备，一是写法之繁多杂乱，如“鸡”字，有 37 种写法之多；二是分音不分调，形字是图画，尚可分辨，音字却造成了混乱。所以这本字典可称从混乱中理清了头绪，每字或按音或按形科学地加以排列，极大地方便了后学者。

二、研究问题，脚踏实地，多有创见

李霖灿为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写了上万字的“引言”，详细论述了“麽些族之概况”、“麽些族之文字”、“本字典的体例”，实际上就是一篇纳西象形文字的学术论文，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，并在以后其他文章中得到进一步阐发。

1. 纳西象形字性质和特点

李霖灿认为，纳西象形字“因其正在由图画变向文字之过程中，故其文字中有时有图画之出现，成一种奇特复杂之混合现象”。形字既与图画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字形的变化，亦有极大的自由活动性：自身变化有倾斜、倒置、断折、开裂、削减、延伸、扭转，附加变化有点、线、色、放大等形式。象形文字之字源为应物写形，但其应用则为同音假借，如“火”[mi]字，读高平调时作“熟了”解，又可作“忘记”，亦可作“女儿”、“女人”；读中平调时作“火”，又可作“听见”，亦可作“想念”解；

降调时作“名字”解。用形字写的经书，只是东巴为协助其记忆之若干符号，其中或为插图，或以一字代表一句，决非完整之文句组织，使人依其音读即可得其意旨也，此盖由字进化至书之一种阶段，所以本字典亦不能发挥普通字典之效用，故探讨其经书内容，恐舍全部翻译外，亦无其他途这径可循也（参见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引言）。

2. 象形文字发源地和文字类型分布

李霖灿分析纳西族象形文字一些最基本的字词，如“南”和“北”，“山”和“水”、“房屋”等造字用意，认为“水”字系由“北”和“南”合成，北为水头，南为水尾，假设初创文字在一条大河边（见该书 184、185、186 号象形释文），而这条河的流向自北而南。通过他实地旅行考察，又联系纳西族活动历史情况，有充分证据说明纳西族象形文字发源于无量河边（参见《论麽些族象形文字的发源地》）。他还通过实地考察认为，永宁以东地区无文字，有文字的皆在永宁以西，而中甸白地和丽江宝山只有形字而无音字，只有丽江坝、金沙江边、鲁甸和维西一带形、音并存，这些对研究纳西文字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。

3. 关于形字和音字先后问题

东巴中传说是先有音字而不好记，后见石画石，见本画木，发明了形字。1935 年洛克在《纳西族文献中的洪水故事》中认为音字早于形字，而闻宥在 1940 年发表的《麽些（纳西）象形文字之初步研究》中主张形字音字平行说。

李霖灿在 1954 年发表的《与骆（洛）克博士论麽些（纳西）族形字音字之先后》中却力排众议，认为形字先于音字。他从六个方面去论证：一从两种文字的地理分布上看，“麽些”人最早的时候没有文字，随后创造了象形文字，在发生了形字之后才又创造了音字；二从两种文字的名称上

看，音字在“纳西”语中叫哥巴文，“哥巴”是徒弟的意思，而东巴正是老师的意思；三从音字有形字蜕化的痕迹上看，有 52 个字正是从形字发展而来；四从经文组织来看，形字经典是原始型速记式的，而音字经典却是进步型完备式的；五从音字经书《占卜起源的故事》看，其末尾说到大祭风的法仪，我们知道小祭风形字经书在白地一带早已有之，而大祭风在很晚的时候在丽江坝和江边出现；六从最近发展情况看，鲁甸和长水东巴都在规范音字。此外，世界各民族造字规律，也一般是先有形字而后才有音字的。这些看法都是客观的。

李霖灿还曾经把纳西语言和东巴发展历程概括为一个表：先有若干背诵的经咒，下分为两支：

一是口诵支系，永宁、盐源属之，以后也产生过受白地影响的北寒派，先有若干背诵的经咒，又有若干口诵经也加入到形字经典之中。

二是形字支系，从“若喀”字，经白地派发扬光大，流传至丽江坝、南山、鲁甸等地，渐次有形字逐字记录之趋向。

再一条应运而生的支系，是在藏、汉文字影响下，在丽江开始形成音字，单纯音字之经书及形、音字混同经书也开始出现。

4. 纳西语音系统

李霖灿以丽江鲁甸为代表，对纳西族语音系统作了研究，认为有声母 90 个，韵母 9 个，声调 4 个。还因为经典上有许多人名、地名和神名要译成汉名，所以在这里把每一个音节都给它一个固定的汉字，编了《汉摩音值对照表》，共有 372 个音值，使其译文有个规范，避免了同名异字异译的混乱现象。

5. 纳西族迁徙路线

人死后，东巴要把其魂魄一站一站地送回北方，塔城大东巴和文裕相

信有此实路，他曾北上无量河寻访过，但其结果不得而知。李霖灿亦有志于此，于1942年初在东巴和才偕同下，从白地出发，经半年的跋涉，除四川稻城县贡噶岭因故未到外，终于走完全程，勾画出一条纳西族迁徙路线：即从贡噶岭下东南，渡无量河，经木里、乌角至永宁，又西渡无量河至洛吉，经东坝、白地、哈巴渡金沙江，经黑白水到丽江坝，过南山、拉市至石鼓，循江而上至鲁甸、维西。李济说，这与形音字先后问题的解决，“是两个很重要的新贡献，均值得称述的”（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序）。

6. 土司与东巴的关系

丽江《木氏历代宗谱碑》上有一段汉文记的纳西语：“草古天能古，草俸地能俸，草羨古甫古，古甫古吕古……”为什么会有此段妙文？据李霖灿的推究，“这分明是麽些族的巫师和汉文师爷的合作成品。”

他认为，明代初年以后，纳西族的木土司受汉文化影响日深，于是乎就有了世代宗谱之作。在这之前，谱系是有的，那是藏在巫师的心中。他还曾在左所纳而族土司家，听见“御用”东巴一口气背了36代的土司家谱。丽江木氏土司至今还有这么一位“御用”东巴。想当初，木家的谱系就装在他们的心中，要把这套心里的谱系搬到纸而上，用汉文来记录，于是该责任自然就落在巫师同汉文师爷的肩上。而巫师坚持从“草古天能古”盘根根，使师爷无从下笔，只好来个两全其美的“麽（纳）汉合璧”。

鉴于以上诸点，我们决定出版本书，贡献于学术界和纳西族，以期东巴文化能传承和弘扬下去。

（三）

《麽些象形文字字典》、《麽些标音文字字典》出版时，决定合成一卷，易名为《纳西族象形标音文字字典》，文字内容无任何变动，只是作了一

些技术性编辑处理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1. 对民族旧称（如麽些、西番、古宗、粟粟、民家、罗罗等）改用现在称呼。
2. “多巴”改用东巴，有的常见专用名词则加注汉语，如居那若罗山、美令达吉湖等。
3. 有些名称改用通行称呼，如臍脏改为胰腺。
4. 个别错别字勘正，如毛牛改为牦牛、赶毡改为撵毡等。
5. 对有些提法适当斟酌用词，如“汉化程度”，根据词义改称“汉语影响”，高山草场之“场”改为“坪”，与今天云杉坪、牦牛坪等称呼一致。
6. 在前后统一的技术上，作了一系列的编辑处理。
7. 声调 $\bar{\cdot}$ 、 $\dot{\cdot}$ 、 $\check{\cdot}$ 、 $\cdot$ 改为 55、33、31、13 等。

（四）

本书的出版，得到了各方面大力支持和关心。

纳西族著名学者郭大烈研究员为出版该书作了大量协调、审定和校对工作，云南省民族博物馆把馆藏的原版本借出参考校对，同时李在其先生多次惠寄照片等等，丽江东巴文化博物馆木琛写了所有象形文字，颇见功力。在这里一并谨志谢忱。

编 者

2001 年春

序

本书作者李霖灿君到云南一带旅行，最初的动机完全是艺术的。他从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，就以卖书筹旅费的办法，东跑西跑的跑到丽江去了。在这地方看见了纳西（原作麼些，下同）文字宛如画图，他就不自觉地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这完全是他到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前的事。博物院听说他在丽江工作的成绩，就托他担任搜集丽江一带民俗材料的任务，并指定特别注意纳西经典。他在丽江一带游历前后将近4年，共采集了纳西经典1231册，中间除了三册是用标音字写的外，其余的都是象形文字。在这期间，他学会了说纳西话，读纳西文字，编辑了一部象形文字字典。当他最初将所编字典的稿本，寄到李庄时，我们送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请李方桂先生审查。李先生看后说，编制得还好，但所用音符，应该照国际音标；原用符号的音值，是否准确，就不能断定了。32年（1943年）的秋天，李君由丽江回李庄，同行和才君原是一位“地道”的纳西读书人，本来预备学习东巴的，在丽江一带，他已经帮了李君好几年的忙。因此，我们商得了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意，就请张琨先生与和才君将字典中各字的音，都校订了一遍，由和才君发音，张琨先生听音，标注音符。张先生是方桂先生训练出来的一位极有前途的青年语言学家，现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所以这部字典单就发音与注音方面讲，可以说没有什么问题，已值得印出来供研究民族学及语言学家参考了。

国内学者注意“边疆”及少数民族问题的人，已日渐增多了。要认识这些问题的真面目，最要紧的似乎是应该从说他们的话、读他们的书（假如有话）人手。从事纯粹科学研究的——如民族学、比较语言学，自然更应该走这一条道路。人类虽说是用文字用惯了，但创造一种文字，在人类文化史中，并不是常见的事。有了这件事，无论它出现在地球上那个角落，都值得若干人钻研一辈子。在东亚这个区域内，除了汉字集团外，其他的系统是有数的，纳面文字就是这有数系统内极重要的一个。无论这文字将来命运如何，用这文字写的经典，已经支配了纳西人的精神及社会生活若干世纪，或者还要继续着如此的支配他们好些时。单从文字方面看，我们自然可以说，纳西人的象形文字是在急剧的变化中，标音字的突起，不久的将来也许会代替全部的象形文字。假如这件事要实现，那岂不是现代学者求之不得而忽然能亲眼看见的一种奇迹！好像埃及象形文字用音符代替的历史，重演了一次！好像甲骨文到注音字母的 3000 多年的历史，来了一个撮要！要是我们跟着纳西文字的变化走，体会出来它演进的种种缘故，岂不是也可以用作解释其他象形文字演变的若干原因的一部分！

我们决定印这部字典，一半的理由也是希望能引起若干文字学者在这一方面的注意。

编辑一部字典，自然不是一下子就能“完全”的。若是要“求全”，这“全”的标准却也是一个大问题。无论在纪录科学或实验科学中，要是求他们不断进步的话，我们最应该宝贵的是继续发现新的事实；材料的新，观念的新，方法的新，解释的新，都值得表扬。只有如此方能使一门学问继续进步。在这个意义下，虽然这字典排列的方法及许多推论，都带点尝试性质，我们觉得那所采用的材料是够新了。假如由这部字典可以继



续引出别的新材料出来，使我们将来可以编一部“较完全”的新纳西象形文字字典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希望。

作者的贡献却不以此为限，他把拿喜人（即纳西人）迁移的路线弄明白了，他把象形字与标音字出现的先后问题解决了，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新贡献，均值得称述的。

中华民国 33 年（1944 年）8 月 5 日 李 济

《纳西族象形文字字典》序

近数十年，因为考古学、民族学的研究逐渐发达，中华民族之文化，乃益放其灿烂伟大之辉光。不惟古代文化，已得到地下蕴藏遗物为之征信，即现代各民族间文化之谜，也多因考察研究而能阐幽发微，予以表彰。这部字典就是一个例子。

在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圈之内，僻处于西南高山深谷间的一支民族，约当西历 13 世纪时创造出一种很原始的象形文字。这种文字，虽然明清两代著作中曾提到它，可是直到近 30 年才有人注意研究，笔之于书，使与世人相见。固然，这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系统上，只能算泰岱、华岳旁边的一座小丘，长江、黄河沿岸的一股细流，但是这座小丘、这股细流却自有它特立的精神和发生的源泉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这就是本书所载的纳而象形文字。

我开始注意到纳西象形文字，到现在已是 10 年了。民国 23 年（1934 年）的春天，我住在北海公园的亲蚕宫，方国瑜先生跑来看我，他说刘半农先生曾托他向丽江搜集纳西象形文字，他花了不少的工夫，辑录许多字，采购许多经典，可惜半农先生已不及见了。接着，方先生就到历史语言研究所从赵元任、李方桂两先生治音韵学，并着手纳西文字字典之编撰。

24 年（1935 年）的秋天，我在南京又看到了杨仲鸿先生所编《纳西文东巴字及哥巴字汉译字典》的稿本（该稿现存北京国家图书馆）。从他的

自序中，知道字典是作于民国 20 年（1931 年），又知道美国的洛克博士，也同时在研究这种文字。杨先生这本字典分纳西文为 18 类：数、天文、地理、时令、鸟、兽、昆虫、植物、人、身体、服饰及用具、水、火、杂、佛、鬼、怪、龙。每字 3 列，左东巴字，中哥巴字，右汉译，以汉字注音并释义。在杨氏之前，有法国人巴古氏（又译巴克 J. Bacot）于所著《麽些研究》（Les Mo-so）一书中，附有字典，以法文译义之字母为序，书刊于民国 2 年（1913 年）。国人于纳西文字成一有系统之作，当首推杨氏，虽然他的字典采录编纂，未能完备，而他的创始之功，是不可埋没的。

29 年（1940 年）的秋天，我住在昆明的东北郊外龙泉镇。有一天方国瑜先生从城里写信给我，他说“近月整理纳西文字大体已就绪，全书分四部分：一、绪论，文四篇：1. 纳西民族考，2. 纳西宗教考，3. 纳西文字构造，4. 纳西语言之特征；二、纳西文字甲种，即象形字；三、纳西文字乙种，即音字及词，四、附录文二篇：1. 纳西经书译例，2. 纳西语言译例。已许齐鲁大学出版，九月中交稿。此书先后七八年，随时增删，今始写定”云云。同时把一、二两部分稿于送到，要我作一篇序。方先生的“文字甲种”，共分二十类：1. 天文之属，时令附，2. 地理，方向附，3. 植物，神树附，4. 飞禽，神鸟附，5. 走兽，6. 虫鱼，神虫附，7. 人称，代名词附，8. 人事，9. 形体，10. 服饰，11. 饮食，12. 居住，13. 器用，14. 行止，15. 形状，16. 数名，17. 宗教，18. 圣，19. 神，20. 鬼，合计 991 字。每字首编号数，次列纳西象形字，又次国际音标注音及声调，又次训诂及说明，或附列别体及异音、异义。此书已较杨氏字典详赡，足供参考，惜至今 5 年，尚未出版（方国瑜编撰《纳西象形文字谱》后于 1981 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。所以在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。

李霖灿先生这部字典，可以说是一支生力军，他着手虽晚，成功却很

神速，真是“譬若积薪，后来居上”了。杨、方皆丽江人，于纳西文字之研讨，耳濡目染，较易为力。霖灿以异乡之人，脚踏生地，学习此难于了解之语言文字，而能不惮艰苦，专力为之，前后5年；又于来川之后，努力于音读之校订，字汇之补辑，尽4个月之力，写成此书。他这种“锲而不舍”的苦干精神，实在是令人敬佩。这部书有方书的长处，而材料增多了一倍以上，注音经张琨先生的帮助，可以说十分准确的。读者倘能细心去理会，就仿佛卧游于玉龙山麓、金沙江干，目览纳西经文，耳聆东巴解说，不待我来恭维了。

我之所以注意纳西文字，不在音而在形。我打算拿这种象形字，来比较汉文的古象形字，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对于古文字得到更真切的认识和了解。10年以来，偶有会心，可是因为期待着一部完美的字典，始终还没有作过大规模的整理，现在且把零星的意见写出来一点。

这里有一个先决问题，是纳西象形字创造的时代，据李先生的假定，纳西文的形字，不能晚过明代，而象形字经典的时代，又不能早过唐。他这话是可信的。但是他同时却不相信在宋理宗时代的麦琮“且制本方文字”之说，因为“旁证不足”。现在有一个旁证，就在这本字典里而，第2048号，不过因解说的不同，未被发现而已。此字杨、方书中皆有之，对照如下：

杨书 人类



× 卢 (0) 下 7 7

读“老油不补所数古”，即造藏文、东巴文、汉文之三人。